



荷塘探幽

郝妙海

星期天,因与老伴有约,到晋阳湖看荷花,我们早上6点多就出了老年公寓。因与晋阳湖近在咫尺,故沿途与几个晨练后返回的老年朋友打过招呼后,没用10分钟,就进了公园北三号门。

进园后,我们没往南面沙滩浴场的老路走,而是拐向西面一条新修通而尚有点偏僻的新路。这条路,紧挨湖西侧的围墙,除少数晨跑的人青睐外,游人很少过来,故十分幽静。前夜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,路侧草坪中,齐刷刷的小草湿漉漉的。几朵不知名的小花点缀其间,十分打眼。俯下身去,仿佛还能嗅到一股淡淡的青草香味。而初升的太阳,穿过那片小松林的枝叶,在林间洒下点点光斑,片片光晕。几只早起的花喜鹊,在林中空地上跳跃觅食,不时飞上枝头,喳喳叫上几声,分外逍遥自在。

我们缓步慢行,大约半个钟头后,老伴忽然停了下来,指着东侧的一片芦苇说:“到了吧?”我一怔,仔细一看,果然是到了。原来,走这条路,不像从沙滩那边过来那样曲里拐弯,不知不觉,竟省了些时间。

我们面前的这片池塘,大约有五六亩,位于湖的西侧靠北一点。池塘与湖面隔了一段距离,池塘周边还植了一圈又高又密的芦苇和蒲草,不仔细看,真猜不到这芦苇荡中,竟藏了一处至静至幽、十分隐秘的世外荷园,往往侧身而过。

其实,这片荷塘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。正因为围了一圈密密匝匝的芦蒲,

才使得第一次从匝道进入塘中的人,有种豁然开朗、不同平常的神奇感觉。这个池塘,东、西、北三面均有约2米宽的木板曲桥通向湖中心。我前几次均是从东边和北边进出,故这一次从西边过来,竟差点没认出来。这时,我俩发现隐藏在芦蒲中的西入口,就在我们的来路路边,便就近拨开芦蒲钻了进去。

池塘中央,有一块同样用木板铺就的、约有百八十平方米的平台。站在平台上,便等于置身于荷花丛中。池水并不深,轻轻走到平台边沿,池底的水草便清晰可见,偶有小鱼穿行,优哉游哉。湖中,有几块人工安置的巨大石块。一半浸在水中,一半浮于水上;一半陪伴着莲荷,一半隐藏于蒲苇,别有情趣。

由于已过白露时节,池塘的景色不如半个月前来时那么妖娆。但时移景换,却另是一番风光。周围的芦苇,顶端的芦花生长正旺,褐红带紫,远比入冬后那白花花的苇毛神气。而同样褐红色的蒲圪秃(蒲棒),也已长成一个个长长的细棒槌,并簇拥在一起。高高密密的叶片,已难以遮住它们的身影。满塘的荷花,有的,水面上可见片片桃红,顶端莲蓬则已亭亭玉立;有的,正掀着夏日的尾巴,在阳光下欣然怒放。还有少数花苞,似乎正努力地争取时间,以尽可能快地展现自己的芳容。这些花儿,在周边蒲苇的倒影中争奇斗艳,真是美不胜收。而陪衬荷花的莲叶,大都漂浮在水面上,只有少数欲与花儿试比高者,将叶盘托向空中。因是初秋,莲叶仍以绿色为主,但也有枯黄或半枯黄者。前夜的雨,则在叶盘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水珠,一个晶莹剔透,少见的美丽。

我们进入这片池塘时,平台上已有两名有备而来的早到者。一个中年男子,正手持专业相机,全神贯注地对着塘中三四只穿梭、嬉戏于荷花和蒲苇中的水鸭子录像。另一个年纪稍大者,则亦是全神贯注地举着个小钓竿,在一处苇丛边上垂钓。不久,那个摄影者许是完成了计划,悄然离去了。那个垂钓者,许是见我和老伴并不是匆匆过客,继续在这不该垂钓的地方呆着不大舒坦,也悄悄收竿走了。老伴呢,见我拿个手机拍个不停,索性找了处干净的平台边坐了下来。

大约在这儿呆了有半个多小时吧,我觉着自己也拍尽兴了,才将老伴拉起来,结束了荷塘探幽的行程。

闲情时刻



浪漫的喜鹊

在较大型的鸟类中,喜鹊不仅在路边树、电线杆、高压塔上垒窝筑巢,有的甚至大胆到将“家”建在车水马龙的饭店门前,与人类共同分享着市井生活的乐趣。

我每天出去晨练,虽常常是一个人独行,但并不孤单,一路上都有“叽叽嘎嘎”的喜鹊们在头顶陪伴。它们有的在绿化带间飞来绕去;有的站在高高的路灯杆上傲视群雄;有的用嘴巴不停地炫耀着鸟语;有的机灵地扇动翅膀追逐着同伴。这一拨过去了,又一拨迎过来,给我的感觉好像它们是在为我的晨练站脚助威,我则是它们表演的捧场观众,我离不开它们,它们也跟定我了。

常言说得好,日久生情,多年以来,我与喜鹊们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加深着,因而对它们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多,观察也就越来越细了。初看那一群群的喜鹊扑棱棱乱飞,东一只西一只,看不出什么眉目,经常看仔细,看得多了,就会有许多有意思的新发现。

经过留意,每一群喜鹊多则10来只,少则五六只,很明显,这是一个家族,基本上就是父母领着孩子们,抑或也有少数亲戚的加入。虽然从个头上看不出谁大谁小,但从它们的活

动中不难辨别端倪,那在枝间上下跳跃“叽喳”叫闹的准是兄弟姐妹们的率性流露,而久久栖息在高高树梢上相隔不远的两只,时而注目环顾,时而“嘎嘎”几声,时而聚拢,时而分开,那一定是家长无疑。

只要再细一点斟酌,就会在乱无头绪中让你惊奇不止,小辈们多为成双成对地追逐嬉闹,是不是在谈情说爱呢?再往高处看,那两只长辈,虽说若即若离,但也不乏浪漫,可能在你稍稍分神时,它俩会突然相向迎面掠过,在即将碰头的一刻,肉眼虽说并未捕捉到,但如果通过高速摄像机观察就会真相大白,那亲吻的一幕定会令你目瞪口呆。

能够看到的亲昵景象也会不时闯入眼帘。垒窝的一对喜鹊,从远处叼回“材料”者,并不直接“砌筑”,而是停在较高的枝上,向下伸头,下面那只则奋力向上扬脖去接,在交接的一刹那,嘴嘴相挨的传情示爱,让人忍俊不禁叹为观止。还有一次更为感动的镜头让我大跌眼镜,那是母喜鹊在窝里孵蛋的时候,公喜鹊从外边捉虫归来,站在窝边上,“叽叽”着将头伸向窝里,不用说是嘴对嘴地犒劳有功之臣的另一半呢。

韩长绵

闲谈漫笔

老有所好

口琴带来的欢愉

斯水若愚

在人生的长河中,我们常常会迷失方向,忘记曾经的爱好和梦想。幸好,当我步入晚年的门槛,终于找回了自己年轻时那份纯粹的快乐——吹奏口琴。

口琴,这个简单而富有情感的乐器,再次点燃了我对音乐的热爱。每当阳光洒在公园的绿地上,我总会拿出那把陪伴我多年的口琴,轻轻吹奏。那些熟悉的旋律,像打开的记忆盒子,引领我穿梭在往昔的岁月中。

吹奏口琴是我与过去的桥梁,它让我想起那些年轻的时光,那些曾陪伴我度过美好时光的歌曲。我会吹奏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感受那份深深的情感;我会吹奏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,回忆那个遥远的地方。这些曲子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内心深处的大门,让我在回忆中流连忘返。

我也会吹奏现代的流行歌曲,比如《光阴的故事》《像个孩子》《从未这么心动过》等,这些曲子让我感到自己仍然年轻,仍然

游周家山村

赵丽娜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又一个秋天到了,为寻觅山野里的那一份“春朝”,9月7日我们一行十几人驱车驶向大山里的周家山村。沿途透过车窗打眼望去,山峦起伏郁郁葱葱,路边的草叶在风中摇曳,格桑花点缀其中,秋阳似一双巨掌暖暖地抚摸,朴素而美丽。

“跃过葱茏四百旋”。绕过一个又一个盘旋的山头,眼前景色已大相径庭,西边山顶上一弯白月高悬于天空,东边的山顶上却是艳阳高照,何以日月同辉呢?下车后发现我们已经站在山脚的下面,险峻的山峰耸立在身边。山风袭来,带有泥土的香味,让我们忘记了城市的喧嚣,融入这份山野的宁静。路边的石碑刻有“周家山避难洞”字迹,我们决定一探究竟。

蜿蜒崎岖的山路,没有人工凿痕,没有石磴,完全是一副纯天然的姿态。借助曲折山路边铁管焊接成的扶栏助力,寻找着可以放下脚步的石块艰难地向上攀爬。72岁大姐的体力着实让人羡慕,一路紧跟,半个小时后终于登上顶峰。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。眺望远处,层层白云舒缓游走,群山巍峨拔地而起,公路盘旋好似卧龙,一览无余处处皆是风景。

到了周家山村,通过村民介绍,方知周家山村其实也是一个古村落。圆形窑洞的院落好似一座座古老的宫殿。沿着坡道登上土梁,映入眼帘的却是有些破旧且很讲究的窑洞,昔日的景象依然清晰可见。古村相对来说比较封闭,像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

中午在村里的老乡家吃了农家饭,特色野菜、农家烩菜、黄米面折饼、油糕,清淡而爽口。

饭后我们继续在山里徜徉,到了山下的汾河湾,汾水涓涓,长流不息。在光线的折射下,彰显出多姿多彩的色调。这个地方真的很美,因为有水,水赋予了它灵气。

黄昏时分我们离开了周家山村,回眸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,现如今已成为西山上的“网红村”。我不是画家,画不出周家山村的古朴沧桑;我不是文人,写不出周家山村的恬静宁谧,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,只是痴情于周家山村的那份悠闲惬意,痴情于周家山村的历史厚重,痴情于周家山村的排排窑洞……